



淳溪之稿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議論正大開深整齊之法是
學東坡方言書而制切過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

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

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劇上其心啗鉄鉞之誅義士

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

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

儻猶徂習故能任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

事君之美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慮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效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臣非爾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願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以裨聖慮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寡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

甚盛之舉

至誠

至德

至道

至意

至心

而古然今日用此本足以解紛何則慶豐克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寡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

帝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因思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或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淳天捨攘國難。未之。而藉此曹孟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將誰責。前也。且今諸將悍驕。

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此言是也。然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遠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遠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臣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

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
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
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為遠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
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
恩惠過而驕有司時一警馬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
因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連之以權臣聞
馭將如馭馬必馭其力是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
不

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
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
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
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
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
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
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為之用而
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

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宗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此

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

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
減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
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
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
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
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
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
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
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

臣為天子。建之。以。者。也。今諸將率
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百端。期於必
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武臣莫尊三衛
見大臣必執挺趨。非文具也。以為等威
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
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
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
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
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已。

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
死地難矣。臣竊恐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
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然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乎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
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
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
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
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臣竊謂骨矣今四方莽為盜
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財者必生

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黍賦橫斂為非尚有賦
歛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為
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
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
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點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
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焉
幾乎其可取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
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

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號名而請
而換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
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
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
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令則一
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
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異極訪聞在軍中
者幾數百人州縣懼
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

吏惟患盜賊之不来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
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
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
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
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
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
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
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
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

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歛之瘡，瘼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

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弱魯，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亾。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

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禪之中必有
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
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於精擇偏
禪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
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
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
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
之心於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
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
如此亦非區區為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
俗繫焉漢之二祖嘗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初時有君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遠走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指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卒帝故人

既物色求之而不可得也其節操然不應然三公之徒以辭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為不足道也夫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竟不食其粟而惡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也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

奉祀千餘年不衰今鈞瀨并臺俱存而富之境析為
嚴州紹興七年吾友重弁令昇為是州暮年政成乃
為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高風
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
其傍而求予文為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
清介守節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故余論先生出
處之榮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云至春秋其國先

以為用刑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以

天陰功遺福子孫鄉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

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

不遠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

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

路衰矜如魯子君子枯焉小人懼焉維世世獲福可

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

而已矣吾友蕭遠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

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處今輕重

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不挽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發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窟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發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是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費足以安逸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

苟幸而得乎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心其風土
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為政也嘗中
注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苛
一鎮之以清靜蓋未嘗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
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接隙抵牾為鑿穴首鼠
者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推埋剝軋武斷鄉里為
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
剝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
於堂之西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

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循祥於風之堂
之游煩解暑者惟清風為然是故聖人之御隱
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
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
我俱弊矣乃始絲棼而理之政之愈勞而愈熾而其
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理而
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
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
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

清風為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
之頌歌詠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
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鋪叙詳贍其推贊
子厚寔以自况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
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
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
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
極南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

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而零陵獨非

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法華西亭見

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雜他計切搜奇
髮草也

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

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泚臺榭曰愚溪而刻八愚詩

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鈇鉤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

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渴音
褐蕪江百

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

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

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
之趨而亦游之不數邪數所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
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鈇鋤潭南澗
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
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
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
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
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
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

述賢亂已述賢亂已而至於劉向揚雄而至於劉向揚雄去古未遠故也唐

承貞觀開元晉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

士李善士李善無許之徒無許之徒固不為無人東漢

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

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

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

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

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

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江深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撻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蚤立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

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違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
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
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
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
是非數以威怒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反復辨論
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
而歸非明於國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
有舊矣公嘗為高郵孫曼華老為廣德志軍始

以詩志公之事而別之早中又六十九年州陽州興
祖慶善來守讀華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
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
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
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
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
宗元為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
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

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
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
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
緇衣慶善有焉其可有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江
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七

浮溪文粹卷之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
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
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
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
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
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墮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

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
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
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
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
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
而祀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
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
不知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予城東南隅。經始於

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
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官壞為壘舍。微猷
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
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
者也。今道宮佛刹。圯於成馬之餘。絕幾日耳。已紛然
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
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尸教于此。反孰視不為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
會州豪及浮圖氏。有以其齏糶獻者。於是鳩材庀工。

諷日之良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
右其事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
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
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
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况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
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
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
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邪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

○○○本黃少也

○○○程公

而所至皆可即宜知所本夫

親立王易以諸生之請來吉曰

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民之

並尊峙山行以奠地之厚天子之尊

前始誓于紫微筆在臺桑道學門社

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豎後

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

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

右山翰秀於此為邦生教以爲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休入人罕
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
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
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
因結茅茨為高面愚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
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以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
予之鷗信可玩乎今日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

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
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
石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
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
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
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
群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
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
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而者多矣

故近者聚而充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斤而置之三千
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
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
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
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胃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
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
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
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
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

余唯唯紹興丁巳秋雁川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以耕補學堂
耕而詞麗

余少時喜之龍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茫茫
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穰穰然
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
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
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
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
未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

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挫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灾。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二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下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

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闕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其於余。蓋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楮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描寫景物壯麗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凌虛臺超然臺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繇

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萃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閭并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薨北棟蕪沒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煥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飄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

祖之

其

得

也

其

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

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堞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錯猶宇宙而臨九州自其胸中之所

積亦江山初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
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李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
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
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
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李高之名籍籍天
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
觀後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紹興
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浮溪文集卷之七

浮溪文集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
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
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
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
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
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闔深

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
徵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
儀秦犀首谷東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
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
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乾祐間斯文幾
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
興于時公以博學治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
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
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

事四帝以多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
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
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
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
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
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
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華
而巳媿薄與軻椎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
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

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其與觀焉某少誦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二月十五日具位汪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

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負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夫豈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

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
聖人之書也。惟是六一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
之經始不勝其。其異者曰聖人之言皆然幽深必
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
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
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
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
來學者感。其學而好之者蓋不
無然。春秋亦字。

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
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
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
矣。當今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以未幾先生之
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
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
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
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
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

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

直秘閣究始歸以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也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爲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
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
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丈接如星火先人處之
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
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
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爲民父母當如是
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中食堂上泰興令
與焉且使文章薦之其爲兒童時把洗人之言

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戶勿先
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
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
薦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
三月男藻書

江漢文粹

卷之八

六



